



中庸原解

下

田仁12
779
5





中庸原解卷之三

加賀大田元貞才佐學

如晦子明同校

凡事豫則立。綱主不豫則廢。客

言前定。也豫則不踰立也事前定則不困。目行前定則

不疚。目道前定則不窮目始不窮即立也。此等可

事豫則立。是主。不豫則廢。是客。主客之法也。

事豫則立。是綱。言事行道。是目。一綱而分四目也。

前定即豫也。不踰不困。不疚不窮。即立也。此等可

以知古文理之法矣。



豫素定也。朱踰躓也。疚病也。鄭如內省不疚論之。疚謂瑕疵也。困窮皆謂窒碍不通也。而困有窘迫之義。窮有阨塞之義。凡事汎言天下萬事也。汎言以起下文在下位云云而已。自在下位推至誠身。前定也。豫也。朱子曰。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泥矣。又曰。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全非此一節之意也。欲發一言。則先思所欲言。而不卒然言之。其言之所以不躓也。欲行一事。則先思所以行之。而不遽爾舉之。其事之所以不困也。德行素脩。則無瑕疵之可指。道藝素習。則應變不窮。皆素定之效也。

配當四科。則言乃言語也。事乃政事也。行乃德行也。道乃道藝。禮周乃文學也。然不必如此拘泥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獲者為君所得也。信者為友所信也。順者為親所悅也。孟子引此語。作事親弗悅。悅親有道。淮南子亦襲此語。作事親不說。悅說親有道。主術可見順之為悅順也。解見九經談。父子母其順。孟子湯武反之。湯武身之。折用反身二字。周易君

子以反身脩德。蹇禮記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樂孟子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反身者。心不外馳。能反觀。周內省。語論之謂也。明善與下文擇善同。善者。孝弟仁義之統名也。學以明之也。故明善擇善者。學問思辨之事也。在大學。格物致知。誠意之本也。在中庸。致曲。能誠之本也。皆學問思辨也。此章明善亦誠身之本也。明善擇善之為學問思辨。豈不明亮乎。

孟子曰。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得君行道。以易世善天下。士君子之志願也。雖然。君子不可以自

薦達。必待朋友之延譽矣。故曰。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夫孝。德之本也。事親不得其歡心。則朋友豈敢信之乎。故曰。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孝友豈可以聲音笑貌為之乎哉。故曰。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非學問以明知至善。則不能無偽也。故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十五章言父母之順。十六章言誠之不可揜。與此章之言喚應。可謂精緻巧妙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是豈孔子告哀公之言乎哉。王肅贗鼎之贗。至是明白。朱子誤信之。一時過然之過。豈足深外之乎。

誠者。安生知天之道也。

誠之者。利學知人之道也。

誠者。不勉而中。

安道行不思而得。

生道知從容中道。聖人也。

也。

誠之者。擇善。

困學知

而固執之。

勉利行者也。

誠之。執之。二之字。皆指道指善而言。

孟子。作思誠者。人之道也。意義全同。

鄭玄曰。言誠者。天性也。誠之者。學而誠之者也。因

誠身。說有大至誠。此解。簡明確當。無復遺憾。

誠者。天性之誠於道也。是生知之聖。如堯舜是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道又曰。堯舜性者也。可見是得

道於天性之自然。故曰天之道也。

誠之者。學而誠於道也。是學知之聖。如湯武是也。

孟子曰。湯武身之。又曰。湯武反之。反身脩德也。反

身而誠也。雖孔子亦學知之聖也。故曰。我非生而

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道者也。可見是得道於脩

為。故曰。人之道也。

學知勉行。習以成性。繫乃誠於道也。所謂誠之者

也。其誠也。非得於天性。而得於人力也。故曰。人之

道也。偽書云。習與性成。甲太家語亦云。少成若天性。

習慣如自然。大戴孔子曰。少成若性。習貫之為常

保傳。逸用書。積又曰。習與知長。故切而不攘。化

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上同呂覽。民之安之若性。此之

謂教成。賞義皆言教學積習之成性也。至其成性。則

誠也。是故學知之聖與生知之聖。及其至於至誠則一也。

誠者言生知安行之聖也。中者中道也。與發而中節同。得者得道也。與慮而后能得同。不待勉強而皆中道。乃安行也。不待思慮而皆得道。乃生知也。從容優游。自然中道。非至誠聖人而何。孟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韓詩云。垂拱無為。動作中道。從容得禮。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皆是之謂也。

誠之者言學知勉行。以至於誠也。擇善與上文明善同善者。仁義忠信之統名也。擇而知之。知而明

之。其旨同。擇善乃學知也。固執乃勉行也。顏子擇乎中庸得一善。擇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固是之謂也。

學知勉行。賢人君子之事。可以造聖人矣。擇善固執。可以造從容中道矣。是思誠之道也。

周易恒德之固也。恒以一德。解荀卿曰。學也者。固學一之也。一出焉。一入焉。塗巷之人也。學又曰。禮

之中焉。能思索。謂之能慮。禮之中焉。能勿易。謂之能固。能慮能固。斯聖人矣。禮論又曰。曷謂一曰。執神

而固。曷謂神曰。盡善浹洽。之謂神。萬物莫足以頌之。之謂固。解得神固之謂聖人。效儒夫固執者。非從

容自得之謂也。雖然。荀卿以此為聖人。蓋善而固其豈無故乎。嗚呼。是顏子之所以庶幾聖人乎。

中也者。善也。庸也者。固守不易之謂。中庸二字。

與誠一字。脗合符同。豈不亦明白乎。

誠者。天之道也。誠者。從容中道。聖人也。子思之言。明白如此。而物茂卿駁朱子曰。至於以天道為聖人。則大失子思立言之意。殆似病風喪心之人。何誣謗之甚。何無忌憚之甚。是豈足辨乎。

誠者。性也。性之也。無偽也。內外行一致也。陰陽顯微

不易也。以何知之。本篇云。誠者。性之德也。荀卿曰。

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

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偽。是性偽之分也。性惡韓非曰。

以詐偽為是。以天性為非。危安誠之為性。是可以徵

矣。禮記著誠去偽。禮之經也。樂誠偽反對。誠之無

偽。是可以徵矣。本篇云。誠者。合外內之道也。內謂

心。外謂身行。心行合一。謂之誠。誠之為內外一致。

是可以徵矣。大戴觀其陽。以考其隱。察其內。以揆

其外。考其陰陽。以觀其誠。文王又云。喜氣內畜。雖

欲隱之。陽喜必見。怒氣內畜。雖欲隱之。陽怒必見。

誠於中。形於外。言行不類。終始相悖。陰陽克易。外內不合。

雖有隱節見行。曰非誠實者也。上是亦內外謂心

行。陰陽謂隱見微顯。誠之為陰陽不易。是可以徵

矣。

慎獨之為誠之本。至此明亮無復餘蘊。

凡人習善成性。習惡亦成性。習善而成性者。真之誠也。何也。人性本善。善者人心之所固有也。譬之橘。栽江南而為橘也。得其性也。得其養也。習惡而成性者。不可謂之為非誠也。雖然。亦不可謂之為真之誠也。何也。人性本善。為惡者。非人之性也。陷溺利欲之害也。譬之橘。栽淮北而為枳也。失其性也。失其養也。此等精義。亦不可不明辨也。大學誠於內。形於外。以惡言。故不可不辨。

博學之道。審問之道。慎思之道。明辨之道。篤行之道。

是誠之之目。學知利行之事也。學問思辨。知之事也。篤行。仁之事也。三知屬知。三行屬仁。

孔子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

言文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逸周書。召公曰。不知乃問。不得乃學。典本皆是之謂。

也。博學審問。大學之格物也。慎思明辨。大學之致知也。篤行。大學之誠意正心脩身也。

學者。學詩書六藝之文。以知聖人之道也。學不博。

通。則不能得約。是故孔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

顏子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孟子曰。博學而詳說。

之。將以反說約也。學之貴博通也如此。學而有

疑則問諸師友以審之也。孔子曰：疑思問。曾子曰：不能則學，疑則問。耻不知而又不問，惑闇終其世而已矣。言制學之貴問也如此。學不苦思則無得於己，思之不可不慎重也。凡學道者，非浮氣粗心之所得也。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首卿曰：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學之貴思也如此。明辨之明，乃明善之明也。辨別義理，有一不精明，不可行諸身。故辨之貴明察也。易曰：明辨晷，是之謂也。浮薄之人，有始無終，是謂不誠，是謂無恒，德行之所以不立也。故行之貴敦厚也。易曰：君子以厚德載物，敦復无悔，敦臨之吉，皆是之謂也。

學問思辨。上文擇善也。篤行。上文固執之也。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人一能之，道已百之。道，人十能之，道已千之。道。

此章之字，皆道也善也。

是困知勉行之事也。乃勇之事也。

陸德明曰：措置也。釋文孔穎達曰：措置休廢。正義

孔穎達曰：有弗學者，謂身有事，不能常學習，非矣。朱子曰：君子之學，不為則已，為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得之，孔穎達曰：謂他人性識聰敏，一學則能知之，已當百倍用功，而學能知之，言已加心。

精勤之多。恒百倍於他人也。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知雖柔必強。行

明者。以知言。知者之事。強者。以行言。勇者之事。

朱子曰。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妙矣。

右第二十一章 自此至三十二章。皆言誠者

誠之者。此章誠者以下。朱子所解。精明確當。

無可間然。唯引呂大臨變化氣質之說。其言不

為不是。然頗屬無用。闕之可也。

自誠明。善即謂之性。自明。善即謂之誠。謂之教。誠則明。善

矣。明善則誠矣。

鄭玄曰。自由也。由至誠而有明德。是聖人之性者

也。由明德而有至誠。是賢人學以成之也。有至誠。

則必有明德。有明德。則必有至誠。明德。改作明善可矣。

自至誠而明乎善者。上章誠者也。生知安行之事。

自明乎善。以誠其身上章誠之者也。學知困知利

行勉行之事。自至誠而明乎善者。生而知之。聖

人之性之者也。故謂之性矣。自明乎善。而能誠

者。學而知之。賢人之學也。故謂之教矣。誠則無不

明善矣。明善。則可以至於誠矣。

首章。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此章

性教二字。喚應首章。而明者。上章明善。善即道也。

於是。教之為學。昭然明白。朱子於此章。從鄭氏。以

教為賢人之學。是也。於首章解教為禮樂刑政。不致而自敗矣。

右第二十二章

明善與誠身對。明善知也。誠身行也。明辨與篤行對。明辨知也。篤行行也。愚之明與柔之強對。明知也。強行也。知行之判。昭然明白。物茂卿解四之明字。曰。施諸行事。祭然可見。此章性屬諸聖人。教屬諸賢人。鄭玄之說。朱子從之。千古不刊之義也。茂卿以為朱子大謬。其鹵莽踈謬。真可可笑。而其徒稱為眼光透紙背。奉崇之。或陽排之。而陰用之。百餘年于茲矣。嗚呼。世何無明

眼之人乎。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自誠明者也。誠則明矣。應誠者。天之道也。言生知之聖人也。

說卦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與此同。盡其性者。言盡己之性也。言擴充其所稟于天之性也。本篇德性。孟子性善及本心良心是也。不喪本心。不放良心者。擴充四端之心是也。是故孟子謂之盡心。盡心盡性。其義一也。首章以桃李喻者。略盡之。

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鄭玄曰。盡性者。謂順理之使。不失其所也。贊助也。育生也。助。天地之化生。謂聖人受命在王位。致太平。

盡人之性者。言聖人之教。使天下之人。擴充其所稟于天之性也。繫辭所謂成性性成德存存存良是也。舜用中於民本而民協于中偽書。禹謨皇建其有極。而庶民協于極洪範。及孟子所謂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皆所以明人倫也。皆言教天下之民。使盡其善性也。

聖人之制。使民富庶衣食足。倉廩充管子。使養生喪死無憾孟子。是使人盡性之本也。

末世人情澆漓。愉情為風。華奢為習。四民困窮。唯惡之趨。喪其良心。不可救藥。當此時。以勤儉率下者。猶足挽頽風。回弊俗矣。是亦使人盡性之本也。盡物之性者。言聖人之制。使天下之物。遂其生而極其用也。生之有地。居之有處。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生之有地者。如青州。其畜宜雞狗。其穀宜稻麥。雍州。其畜宜牛馬。其穀宜黍稷職方。是也。居之有處者。如聖王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敞也。用水火金木。必時禮。是也。取之有時者。如春月山林不登斧斤。以成草木之長。夏月川澤不入網罟。以成魚鼈之長逸周書。是也。用之

有節者。如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制王是也。其他如盡牛馬之性。服牛而引重。乘馬而致遠。盡木之性以造舟車。以作梁楹。盡金之性以造錡釜。以作鈔鐸。皆盡物性之事也。

贊如幽贊神明。卦說益贊于禹。書偽伊陟贊于巫咸。序之贊助也。贊助天地。如周易。后以裁制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泰是也。

贊天地之化育。承應首章。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而喚起末章。知天地之化育。參如立則見參於前。論離坐離立。毋往參焉。禮曲之

參三也。禮記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禮又云。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統又云。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問孔子荀子。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參也。萬物之摠也。民之父母也。無君子。則天地不理。制王又云。積善而不息。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惡性又云。并一而不貳。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效儒又云。天有其時。地有其材。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論皆與此同。

右第二十三章

其次致曲。致格物。致知。曲能有誠。誠意。自明誠者也。明則誠

矣。應誠之者。人之道也。言學知之聖人也。自賢者進。非聖人者也。生知之聖。學知之聖。及其至於至誠也。則一矣。是故前章則以唯天下至誠起之。此章則以唯天下至誠結之。以見其同一矣。所謂誠則明矣。明則誠矣。是也。

前章誠者也。自誠明者也。得之於性者也。此章則誠之者也。自明誠者也。得之於教者也。論語云。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又云。我非生而知之者也。知之次也。於知屬學知。於知屬第二等。次等也。是故揭其次二字。以示此章為學知之人矣。自此以下。交互言誠者誠之者。此章為言誠之之始。是

故揭其次二字。以示下誠之之為學知之人矣。此二字為誠之諸章之凡例。鄭玄曰。其次。謂自明誠者也。得之

禮記。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禮又云。物曲

有利也。上同。國語。夫禮之立成者為鈇。昭明大節而

已。少曲與焉。周語。委曲容與。荀子。子宋子聚人徒。立師

學。成文曲。正論。漢志論禮云。曲為之防。事為之制。藝文

志。皆委曲之義。致曲者。極盡道之委曲也。禮義為

最。與大學格物同。禮器有物曲之字。格物致曲。折

用之。可見格物致曲為一事矣。學問以極盡道之

委曲。則其智明知善。所謂明善也。善明則身誠矣。

所謂明則誠矣者也。大學格物致知以至誠意。學庸之旨實無毫黍之差。予以是其出於一手矣。
誠善止至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新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上文不明乎善。不誠乎其身。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誠則大學之止定靜安於至善也。形著明則大學之明明德也。動變化則大學之新民也。孟子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實誠是中庸之誠之也。大學之止於至善也。克實而有光輝之謂大中庸之形著明。大學之明明德也。大而化之民之謂聖。中庸之動變化。大學之新民也。三書之言符合。

如此而明白易知者。朱子於大學則誤解明字。交孟子則誤解化字。曰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夫至誠化民。聖人之所以為聖。而思孟之所傳也。中庸此章是吾道之大義也。朱子猶誤解之。况其小者乎。其學豈足信用之乎。
大學誠於中。形於外。文言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大戴五氣誠於中。發形於外。文王荀子忠誠盛於內。實於外。形於四海。問堯孟子君子所性誠仁義禮智。根於心。之四端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明形著四體。不言而喻。化動變是皆言誠之形著明。所謂誠之不可揜者也。
大學談

孟子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莊子不精不誠不能動人。父漁易傳閉邪存其誠德博而化。言荀子誠心守仁則形。形則神。神能化矣。誠心行義則理。理則明。明則能變矣。苟不又云天地為大矣。不誠則不能化萬物。聖人為知矣。不誠則不能化萬民。同上是皆言誠之動變化。學記之動衆化民。大學新民。皆同義也。

鄭玄曰。形謂人見其功也。著形之大者也。明著之顯者也。朱子曰。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今按形者見於身也。文言暢於四支。孟子施於四體是也。著者著見於

室家鄉黨也。明者光被於國天下也。左傳昭臨四方曰明。昭尤是也。

荀子形於四海亦用形字。形著明三字不可拘泥也。唯在此章則應作如是解。

鄭玄曰。動動人心也。變改惡為善也。變之久則化而性善也。朱子曰。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今按動者感而動也。變者化之始。化者變之成。

前章盡性成德之事也。成性也。係成德性也。本篇此章致曲學道之事也。致道也。論格物也。學大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自誠明者。誠則明矣。

是亦言誠者。天之道也。下章云。質諸鬼神而無疑。

知天也。鬼神者。天地之心也。神天一也。此章言至

誠如神。如神者。如天也。以見此章所言為天道矣。

委曲用意如此。要之。至誠聖人與天地鬼神同觀。

文言可見。鄭玄曰。可以前知者。言天不欺至誠者

也。前亦先也。禎祥妖孽著龜之占。雖其時有小人

愚主。皆為至誠能知者出也。是一說也。朱子

無解。

前知。乃老子所謂前識也。前識有或以為至誠聖

人。於天下萬事。能見幾前識如此。則道字可字。殆

屬不通。非矣。

是汎言天下之事。凡至誠自然之事。不容人為之

偽者。自有感應焉。是故可以前知也。將雨。則柱礎

潤。將晴。則燈火花。是至誠之自然。不涉人為。感應

影響。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者。此等之謂也。

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著龜。

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福不善必先知之。

禍。故至誠如神。至誠聖人

禎祥。吉之先兆。妖孽。凶之先兆。

內史過曰。昔夏之興也。祝融降於崇山。其亡也。回

祿。信於聆隧。商之興也。檮杌次於玉山。其亡也。夷

羊在牧。周之興也。鶯鶯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
王於郊。謂伯陽父曰。昔伊洛竭而夏土。河竭而商
土。山崩川竭。土之徵也。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
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上同。將
興。必有禎祥。將也。必有妖孽。此類是也。
卜楚丘之卜。先知季氏之興。左傳。閔辛廖之筮。先
知魏氏之興。於晉。元同。閔懿氏之卜。周史之筮。先知
陳氏之興。於齊。同。莊二年。晉之卜人。先知驪姬之亂。
同。僖五年。史蘇之筮。先知惠懷之敗。土。同。僖十年。禍福之
見乎著龜。此類是也。
楚屈瑕舉趾。高闕。伯比知其必敗。左傳。桓三年。晉厲受

玉情。內史過知其不終。同。僖十年。成肅公受脤。不敬。
劉康公知其不反。同。成十年。郤錡來乞師。不敬。孟獻
子知其土。上同。郤犨受衛侯饗。傲。甯惠子知其亡。同。
年十四。柯陵之會。晉厲公視遠步高。單襄公知晉將
有亂。謂邾隱公執玉。高。其容仰。魯定公受玉。卓。其
容俯。子貢知二君有死。以焉。左傳。定禍福之動乎
四體。此類是也。鄭玄曰。四體。謂龜之四足。蓋取諸
龜策傳矣。非此章之義也。
人行善。必興福。福之將至。必有禎祥。人行不善。必
禍。禍之將至。必有妖孽。故禎祥妖孽者。善不善
之後應。而禍福興土之前徵也。善不善為始。禍福

興亡為終在其中間者。禎祥妖孽也。妖祥者善惡之影子也。故申繻曰。妖由人興也。左傳莊內史叔與曰吉凶由人。六年僖十言禍福無門。唯人所召也。後之人主不知務為善政。而喜符瑞。至于宋真宗而極矣。惑之甚者也。禍之將至也。以其人之不善。而必先知之。福之將至也。以其人之善。而必先知之。故曰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是極似易知者。而其實不然。人心有私欲之蔽。而愛憎不公。於其所愛者。則不知其不善。於其所惡者。不知其善。又焉能先知興亡禍福乎。亡國君臣。

不知其將亡也。敗家子弟。不知其將敗也。是千古之通弊也。其唯至誠之聖人乎。無一毫私欲之蔽。而能於人之善惡。無所偏私。故先知其興亡禍福。如龜蓍之無不是乎也。故曰至誠如神。子曰。知幾其神乎。繫辭又曰。神以知來。上同。凡繫辭中言神。半以先知言。莊子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王應帝是亦以先知言神。此章亦然。荀子誠信如神。夸誕逐魂。又曰。誠信生神。荀不禮記。清明在躬。氣志如神。燕居偽書。至誠感神。今作誠恐誤。

右第三十五章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客自明誠者。明則誠矣。是言誠之者。人之道也。下文有誠之之言。以應上章誠之之言。其為人道。明白可見。誠成道導。先之仁人義宜之例。

誠者中心無偽也。非所以成人。而所以自成己德也。是猶道之非所以導人。而所以自尊己行也。非讀而為如然其義如此。下道音導。一云道問學之道。由也。亦通。照下文。則自成之下。省略已字。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

物者。忠孝仁義之諸行。諸行不出於中心。則皆為虛假。有始無終。其貫終始。純一不已者。其唯誠乎。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事君之禮。事父之儀。雖無所闕。然非出於中心之誠。則皆為虛文假飾。忠不忠。孝不孝。故曰。不誠無物。允百之行。出於中心。始能成德。又有功效。是故君子誠之為貴。之字指物。物即道也。大學原解具焉。

孟子曰。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庶物者。百行也。人倫者。五倫也。孔子曰。夫婦別。父子有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三者。人倫也。庶物。百行也。言人倫得正。則百事從之。而正也。孟子曰。萬物

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萬物者，百事之謂也。與庶物同。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義之千差萬別，是也。言百事皆備具於我，不可外馳他求也。乃所謂仁義禮智，我固有之也。否則鳥獸草木，豈皆備具於我乎。言鳥獸草木，雖在外之物，然其理則備於我者，誕且妄矣。允百事之行，出於虛偽，則意不安，心不樂，喪人之知之也。出於中心之實，則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意安而心樂。故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孟子又曰：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言君子之行，不可以虛假為之，不誠無物之義也。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

誠者，中心之無偽也。不自欺其心之謂也。是所以自成己也。雖然，既已內自成己心，則自然外及物。故曰：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物者，百事之行，所以接人之物也。孝以事親，弟以事長，忠以事君，信以交於朋友，皆出於中心之實，而非虛假為之，非所以成物乎。以至誠成己，則仁也。以至誠成物，則知也。仁何以屬諸己乎。孔子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仁之屬己，可以見矣。且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孔子亦曰：其

心不違仁。內成己心者。非仁而何。知何以屬諸物乎。孟子曰。堯舜之知而不徧物。鳥獸草木急先務也。知之屬物。可以見矣。且也。百事之行。非知不成。此心不爽。昏亂百度。唯知識之明。所以酬應萬變。而無差跌也。外成物者。非知而何。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允天下萬事。出於天性者。皆誠也。如酒客之嗜酒。茶人之嗜茶。豈有一毫之偽乎。皆天性之所得也。是誠也。故曰。誠者。性之德也。言天性之所得也。上文曰。誠者。天之道也。拆用天性之道德。內言心上。所謂己也。外言躬行。所以接物。上所謂

物也。身行假善。而中心抱惡。外偽正直。而內實邪曲。是謂不誠。是故心行合同。內外一致。是謂之誠。內有恭敬之實。而外盡事君之禮。內有愛敬之實。而外盡事親之儀。是誠也。故曰。誠者。合內外之道也。或云。己與內同。謂己之心情。喜怒哀樂。視聽言動之類。是也。物與外同。謂身之所行。禮義之節。百事之度。是也。喜怒哀樂之發。自然外與節度合。是誠也。禮義之節。百事之度。自然內與心情合。是誠也。是合內外之道也。是亦一說。夫中心無實。虛偽反覆者。事親事君。無一可者。若夫中實無偽者。可以事親。可以事君。可以交人。可

以治民。處置百事。應接萬變。無不得其宜也。故曰。時措之宜也。言誠之措置百事。而得其宜也。學記云。當其可謂之時。時當其可。事適其宜。其唯誠乎。右第二十六章。鄭玄所解。似癡人說夢。朱子所解。亦似搏風捉影。皆無益實學也。故至誠無息。自誠明者。誠則明矣。是言誠者。天之道也。

事出虛假者。反覆不常。出於中心者。純一不已。如酒客嗜酒。欲已不能。聖人於道亦然。故曰至誠無息。故者。承上之辭。上文云。誠者。性之德也。天性之所得。豈有間歇乎。故以故字承之。

易傳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乾是以勉強言。勉強而行之也。此章以至誠言安而行之也。不息則久久。則微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易傳云。恒。久也。久於其道也。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鄭玄曰。微猶效驗也。此言至誠之德。既著於四方。微或為徹。下文微諸庶民。言及民之微。易所謂天下化成是也。

朱子曰。久。常於中也。微。驗於外也。自微以下。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

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

朱子曰：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言之也。本以悠遠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

易傳：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坤，聖人之德。內焉兼備百行，外而包容兆民。博厚之所以載物也。內而具有百行，外焉覆冒兆民。高明之所以覆物也。內之成就百行，外則化成兆民。悠久之所以成物也。易傳云：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是之謂也。不息之久，微之悠遠，合此二者，故曰悠久。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荀子：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

易傳：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坤言地德之無疆，合天

德之無疆也。又云：安貞之吉，應地無疆。上言君子

之德，合地之無疆也。然則無疆者，天地之德也。

是言聖人博厚配地之博厚，聖人高明配天之高

明。聖人悠久配天地之無疆也。以見至誠聖人之

與天地合德矣。易傳云：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德。

是之謂也。下文言天地之誠及博厚高明悠久

以見天地之德合於聖人矣。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

見表見著見也。朱子曰：猶示也，非矣。章與彰同。言聖人之德，無意表見，而天下彰然仰見之，無意感入，而天下感動而變化，垂拱無為，而天下化成。見章動變，應上章形著明動變化也。成乃上文成物之成。坤象含弘光大，見彰配地，乾象乾道變化動變配天，無為之成，乃悠久之成，物也。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言天地之誠也。

祭統：夫祭之為物大矣，其興物備矣。註：為物猶為禮也。興物謂薦百品，二物字不同。與此章同例。為物猶言為事也。生物之物，言萬物也。

一言一字也。可一言而盡也。言誠之一字也。不貳一也。一即誠也。不測言神妙不測也。

古人言一，言不測，多屬神。左傳：神聰明正直而壹也。莊三十一年國語：夫神壹不遠徙遷也。謂楚辭壹氣也。孔神兮於中夜存。呂覽：知精則知神，知神之謂得一。九萬形得，後成。論國語：民之精爽不攜貳者，明神降之。是以一言神者也。繫辭：神無方而易，無體。又云：陰陽不測之謂神。孟子：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是以不測言神者也。本篇云：至誠如神，誠之與神有相通者，知道者其知之矣。

聖人之誠化成兆民，天地之誠化成萬物，其理一。

也。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地高也明也。天悠也久也。地天

言天地博厚高明悠久以配聖人之德。

下章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地無不覆幬天凡中

庸言天地之德皆以地為先何乎是一取周易泰

卦二取殷易坤乾禮三取夏書地平天成左傳信

年四取聖人之德自博厚而成高明是亦不可不

知也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

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

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

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

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

財殖焉。

是言天地之覆載而應上文聖人之覆載又言山

川之生物而承上文生物不測。

及其無窮也及其不測也隱然而應費隱章及其

至也朱子言之且隱然而言聖人學德積小以成

高大易升鄭玄言之

朱子又曰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以讀者不

以辭害意可也。鄭玄曰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振猶收也卷猶區也

朱子今按卷與拳同

華嶽與河海對。二山名。以華山為五嶽之一。世人讀之。以為華山。漫然不省。是大失考。周禮河南曰

豫州。其山鎮曰華山。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

職方爾雅河南曰華。河西曰嶽。嶽山乃禹貢岍

山。國語西吳管子西虞。前漢志吳山。地後漢志吳

嶽山。郡是也特言華嶽二山者。以其石山。殊如重

然也。寶藏者言寶玉之可以珍藏者。

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

是言天之至誠不已也。

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

純亦不已。

是言聖人之至誠不已也。

言天與聖人共至誠不已。以結發端。至誠無息。

易傳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恒禮記著不息者

天也。著不動者也。樂又云君子何貴乎天道也

貴其不已。日月東西相從不已。是天道也。哀公是

皆言天之不已也。於穆之於與。於乎同。嗟歎辭。

穆幽遠貌。此詩言文王受命言天命福善禍淫。雖

幽遠如不可見。然其實涉萬世不已也。不以世道

汗隆有所變更也。

純絲一色也。故謂純一不雜。君子之行終始不變。

是一其德也。是謂之純。或為或歇。變動不常。是二

三其德也是謂之馭。易傳純粹精也。言漢書一色成體謂之純白黑雜合謂之馭。傳每福可以見矣。純一則無間歇是不已也。雖然此章言天與聖人之不已而所引之詩於天則明言不已於聖人則以純言之純之不已驟視不易知之是故加純亦不已一句使後人易喻也。古人用意委曲詳悉如此。物茂卿曰。上文其義明盡是古註家言誤入正文誤矣。

左傳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為靈也。襄二年莊子夫靈公之為靈也久矣。徐無家語孔子曰身沒言立所以為文仲也。顏皆言謚之字義也。一大為天其

德為健。傳易於純一不已之義最為確當。文則不然。曰物一無文。鄭曰青與赤謂之文。考工曰五色成文而不亂。樂文之與純相對也。蓋古謚道德之盛者為文。純一不已德之盛者是文王之所以謚為文也。如否則不以五彩為文。以純白質素為文。周易所謂素履白賁之義乎。謚法經緯天地曰文。非純一不已則不能成經天緯地之功也。是亦謚文之義乎。
維天之命對文王之德。穆與顯對。而文之與純相對。詩語之巧如織成也。
不顯毛萇曰不顯顯也。朱子曰不顯猶言豈不顯

也是也。方以智讀不為丕。雅通引不顯皇祖鐘銘和不
顯大沈久湫。不顯大神巫咸。不顯大神亞駝。文詛楚
皆與丕顯通。且周書丕顯考文王。康誥嗚呼丕顯哉。
文王謨。孟子與此詩符合。其他周頌不顯不承。青廟
亦與周書丕顯丕承。孟子符合。大雅不顯不時。亦
可讀為丕顯丕時。方氏之言似可信用。然其實則
非矣。周頌無競維人。不顯維德。文烈是以不對無可
見。讀為丕之為誤矣。毛朱之解確不可易。物茂卿
曰。不顯古之成言。止以顯訓之可矣。不必求解。可
笑之尤者也。王安石曰。文王之德純粹不露。如詩
遵養時晦。是亦好言新奇者。要不如古訓之穩帖。

也。

右第二十七章

大哉聖人之道。

自明誠者。

明則誠矣。

是言誠之者人之道也。

此道謂禮。下文可見。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大哉

是言道之效也。陰陽和順而風雨得時。卉木毛羽
能遂其生。是聖人之道。發育萬物。峻極于天也。堯
德格于上下。堯成湯格于皇天。大戊格于上帝。堯君
是也。此篇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能盡物之
性。贊天地之化育。鸞飛魚躍。上下察也。皆言此義。
是聖人之道。所以為大也。

大雅。崧高維嶽。駿極于天。堯典。克明俊德。大學作
峻。夏小正。俊者大也。駿峻俊同。高大也。釋詁。極至
也。國語。齊朝駕。夕極于魯。訓至為是。非窮極之義。
莊子。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地天
與此同。洋洋水廣大貌。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

朱子曰。優優充足有餘之意。鄭玄曰。言為政在
久。政由禮也。

禮儀威儀。乃上文所謂聖人之道是也。其人謂聖
賢也。言道待人而行也。本篇云。其人存則其政舉。
其人亡則其政息。繫辭。神而明之。存于其人。又云。

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皆是之謂也。

大戴禮儀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衛將

小戴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禮禮儀謂經

禮也。威儀謂曲禮也。

禮經說。緯禮正經三百。動儀三千。孝經疏。經禮三

百。威儀三千。後漢陳寵上疏。陳忠傳。晉刑律志。

梁徐勉上表。皆作禮經三百。威儀三千。

聖人之道。乃三百三千也。故以大哉相應。育物極
矣。乃道之極效也。朱子以育物極天為道之至大。
以三千三百為道之至小。曰包下文兩節。曰總結
上兩節。大紊文理。而錯會意義。不可不辨。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疑焉。

至德謂其人。至道謂禮儀威儀。言道待人而行也。臯陶謨。庶績其疑。偽傳。疑成也。朱子曰。聚也。按疑有疑結疑定之義。為聚為成。皆是。

是汎言古之聖人也。雖然其實似暗言孔子矣。學記。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與此同。表記。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與此不同。至德九經談詳之。經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德而盡精微學。極高明德而道中庸學。溫故德而知新學。敦厚德以崇禮學。

德性者。天之所命也。人之所稟於天而生。仁義之

性也。孟子所謂性善是也。尊者。崇奉慎重之意。不敢傷害。不敢亡失。養以成之。擴以充之。是也。養之之道。其在道問學乎。本篇說卦曰。盡性繫辭曰。成性。孟子曰。養性其義一也。人有此性而不能為善者。欲之害之也。以欲傷性。昏迷不復。無所奮發。無所樹立。非自暴則自棄。要皆自賊者也。

孟子曰。存其心良。養其性德。所以事天也。存者不亡也。養者不害也。全天之所以與我者。是能敬事天者也。能尊性者。是亦非敬事天乎。

鄭玄曰。道猶由也。曰風道北來。山海經曰。玄鶴二八道南方而來。韓道皆訓由。學記其必由學乎。道問

學與此同。首章天命之謂性。德性也。脩道之謂教。問學也。朱子解首章之教。以為禮樂刑政至此。益足知其紕謬矣。

廣大與博厚同。配地也。言德雖致窮。廣大。學道則當盡精微也。

精。精審也。精密也。此微與大對。細密也。又幽妙也。學非盡精密微眇。則不能得道也。繫辭。精義入神。是之謂也。

高明配天也。言德雖極致高明。學道則當由中庸也。此中庸以學道言。高妙之論。卓近之說。及詭激激昂。非常之言。皆非中庸也。

溫故屬德行。知新屬學問。故者舊所能之行也。尋繹之不敢止也。子夏曰。月無忘其所學。溫故之謂也。子夏曰。日知其所無。知新之謂也。溫故知新。論語大疏具焉。

子夏稱之曰。可謂好學也已矣。古之好學。謂行所學者也。顏子德行。孔子稱之曰好學。可見孔子又稱之曰。可以為師矣。戴記。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記學荀子亦曰。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仕致多聞博覽。豈得為人師乎。乃知故者。舊所學而知。發之於行者也。鄭玄以來。解論語中庸。皆以溫故為學習。可謂陋矣。

篤實守舊者。不喜新聞。好喜新聞者。不守舊行。是亦上下相濟之言也。

敦厚以德言。崇禮以學言。孔子曰。學禮乎。不學禮。

無以立。古之學道。以禮為最。九經談詳之。

左傳。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成十年。敦厚與

此同。敦篤其厚也。篤脩溫厚也。與溫柔敦厚。詩之教也。解經意義自別。

是皆上下相濟以成。溫厚優游者。易忽節文度數。故曰崇禮。末章云。溫而理。是之謂也。

此五句。以見脩德講學之不可偏廢也。蓋孔門之舊法也。

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驕者。倨傲陵下也。倍與借同。怨上背畔也。凡人不過失意。則易生怨畔之心。唯君子不然。曲禮。富貴知好禮。則不驕。不淫居上不驕。崇禮之效也。溫厚之人。優游不迫。縱如失意不遇。亦豈抱怨畔之意乎。為下不倍。敦厚之效也。此二句。承上結句。故以是故二字接之。

鄭玄曰。興謂起在位也。

論語。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又

謂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大戴。國家有道。其言足以生。國家無道。其默足以容。蓋桐提鞞。伯華之行也。衛將皆與此同。默而容身。周易坤六四。括囊無咎。無譽之義也。所引詩語。唯以證默容一項。不關其言足興一項。是亦引詩一法。

右第二十八章

子曰。愚而好自用。德之反賤而好自專。位之反生乎今之世。周反古之道。夏殷時之反如此者。哉及其身者也。愚而自用。起下文有位無德也。賤而自專。起下文有德無位也。生今反古。起下文杞宋不徵。吾從周。

也。欲說下三重。故先引此語而起之。是三重發端。偽書。好問則裕。自用則小。仲虺之語荀子。彼其好自用也。是所以窶小也。堯左傳。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桓十年。莫敖徇于師。曰。諫者有刑。上荀子。愚而自專。必逢災。成相。是皆言自用之害。自用與好問反對。小智自以為足。不納人諫。不用人言。必及哉之人也。世多有之。可以知舜好問之為大智矣。愚字。反對上文明哲。哉及其身。反對上文以保其身。愚而自用。居上而驕也。賤而自專。為下而倍也。是亦承接上文。愚與賤對。言貴而不才者也。賤與愚對。言有才而賤者也。

愚而自用者。言有位而無才。自建法制而不納人諫者也。賤而自專者。言有才而無位。自作法制而不守上令者也。皆必及災之人也。

鄭玄曰。反古之道。謂曉一孔之人。不知今王之新政可從。是也。今之世。周也。古之道。夏殷之禮也。在今反古。不知時者也。是亦倍時王之制。而及災之人也。荀子曰。舍後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猶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非是之謂也。

漢書文帝詔曰。今單于反古之道。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便。紀文帝反。復也。與此同。史記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趙世家反叛也。與此不同。物茂卿

以反為叛。以馭朱註。極屬可笑。此語以應夏殷不徵。吾從周。不知古文有照應。豈得解古文乎。

朱子曰。已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是也。能知之。則哀公問政。孔子之對。止其政息。亦可知也。此下又引子曰。吾說夏禮。彼下亦引子曰。好學。近乎知。是一同之例也。朱子何明于此。而暗于彼乎。是知十而不不知二五之類也。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言賤而不可自專也。

鄭玄曰。此天下所共行。天子乃能一之也。禮。謂人所服行也。度。國家宮室及車輿也。文。書名也。

禮。如太宗伯吉凶軍賓嘉之五禮。是也。度如舜典。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王制考時月。定日。同制度衣服。是也。如車服宮室爵祿之制。是度也。或云。度。丈尺也。即律度量衡之度。照下文車同軌。則為丈尺者。蓋得其正矣。

周禮外史。掌達書名于四方。註。或曰。古曰名。今日字。使四方知書之文字。得能讀之。

又太司徒六藝。曰禮樂射御書數。師氏六藝。五曰六書。皆文字之學也。

左傳。夫文止戈為武。宣。針文反正為乏。宣。十於文。皿蟲為蠱。昭。元。有文在其手。曰虞。上有文在其手。

曰友。昭三十一年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隱元年古以字為文。始皇本紀。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又瑯琊臺碑。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是言字之始也。

今天下車同軌。制應不書同文。考應文不行同倫。議禮不

言生乎今之世。不可反古之道也。倫者。如舜典。奪倫樂記。倫理。荀子。倫類。道論語。大倫。孟子。人倫之倫。言條理。子孟。條貫。子董。論語。言中倫。

亦是。言禮制一定。天下之人。其所行。皆同條共貫也。

雖有其位。天子之位苟無其德。聖人之德不敢作禮樂焉。

言愚而不可自用也。

雖有其德。聖人苟無其位。天子亦不敢作禮樂焉。

言賤而不可自專也。

鄭玄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此言極妙。孔子有聖人之德。而無天子之位。故曰。述而不作。無德而作者。愚而自用也。無位而作者。賤而自專也。欲說三重。故反覆言德位時之三者。

樂記。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述作之謂也。是以作述。判聖帝明王耳。物茂卿据是。以聖為作者之稱。果然。孔子可稱為明人矣。不可稱為聖人也。豈不

亦可笑之尤乎。

子曰。吾說夏禮。有杞存焉。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

存焉。不足徵也。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言生乎今之世。不可反古之道也。是知時者也。

論語。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

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

矣。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

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

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

由是觀之。宋下亦宜有不足徵也。四字互文而相

省。古文之神妙者也。

徵證驗也。唯在論語。言無文籍獻才。可以為證據者也。此文則不然。下文雖善無徵。又曰。徵諸庶民。言時世既移。民俗大變。故夏殷之禮。施諸今日。則民愕異而不信。無治安之驗也。與論語不同。

王天下有三重焉。

德也時善尊微

其寡過矣乎。

三重乃上文德位時下文善尊微也。愚則德之反也。賤則位之反也。生今反古則時之反也。此章欲說三重。故自愚賤今古說起。迂徐曲折。反覆丁寧。以至三重。三重之義貫通一章。是明白易知者也。而朱子不知三重。於是分為二章。是豈足知中庸乎。

繫辭。聖人之大寶曰位。非位則道不可行也。雖孔子之聖。不得其位。則無其用。位之可貴也如此。祭統。祭有三重焉。下承以裸獻升歌舞武三者。此文下承以善尊微三者。其例同。

三重。

鄭玄曰。三王之禮。

孔穎達司馬光程子

建安游酢河東侯師聖兼山郭忠孝皆從之。

也非

藍田呂大臨曰。議禮制度考文。是極謬解。朱子誤信之。永嘉薛季宣曰。上焉不可使知之者也。下焉日用不知者也。故君子用其中。必本於修身。本

諸身。徵諸庶民。是也。臨川王安石曰。徵信民從。延平周諤曰。善於己。徵於人。人信之。善於己。尊於

人。人信之。似 蔡淵曰。有德。有位。徵庶民。全得

明高拱中玄始以德位時解之。大糾駁章句之非。

四書問 是也。世人唯推為高氏之功。而不知其說

之發于朱門矣。蔡淵字伯靜。季通子。仲默兄。朱子

門徒也。

或云。陸德明經典釋文舊本。有訓三重為德位時。

今本無之。是非毛大可捏造言之。實恐有此言。予

別有考。

上焉者。雖善德無徵。有德無時 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

下焉者。雖善德不尊。有德無位 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上焉者。言自文武周公以上。如夏殷之禮也。禹湯

